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第五十八回 再放報仇箭威方殞命 大破金龍陣關鈴逞能

詩曰：百萬貔貅象雄，秋風劍戟倚崢嶸。將軍已定平金策，奪取龍驤第一功。

話說哈迷蚩對兀朮道：「臣久聞雲南化外國，有個李述甫，是個南方蠻子的統領。今日必然來助狼主，可請他進來相見，看他有甚言語。」兀朮就命小番請李大王進帳相見。

那小番遂出營對李述甫說道：「狼主請大王進帳相見。」李述甫想道：「兀朮不過是金國的四太子，我也是個王位，怎麼不出來接一接？」就對黑蠻龍道：「你可在外等候，待我去見了兀朮，看他如何？若無待賢之禮，我何苦來助他？」黑蠻龍答應，站在營前等候。那李述甫來到兀朮帳前立著，叫聲：「太子見禮。」兀朮看見他生得身高一丈二尺，面如藍靛，發似朱砂，心裡有些奇異。本要下來與他行禮，卻挨近與他比比看長自己多少。那李述甫見兀朮不轉睛的瞧著他，又見他挨近身來，祇認道是要來拿他，舉起手來祇一掌，把兀朮打倒，飛跑出營，上馬提槍便走。後邊眾平章及番將，真個趕來拿他。黑蠻龍大喝一聲，提起斗大的鐵錘來，一連打翻了幾個，後面不敢追來。

李述甫對黑蠻龍道：「這番奴不是個好人！我倒有心來幫助他，不想他倒來拿我。被我一拳打翻了他，走了出來。」黑蠻龍道：「舅王，我們既到此，不如到對門營內看看。聞得岳元帥的兒子岳雲本事高強，待甥兒去與他比試比試，若果然高強，我們願歸了宋朝罷？」李述甫道：「這也有理。」遂領著一隊苗兵，來至宋營前吶喊。

黑蠻龍立馬陣前，高聲叫道：「呔！宋兵聽者，我乃化外國大王。聞得你們有個甚麼岳雲是有些本事的，可叫他出來試試我小王爺的錘。不然，俺就殺進營來了！」小軍慌忙報上帳來：「啟上元帥爺，有一個化外國苗王討戰，坐名要公子出馬，特來稟知。」元帥道：「那蠻王為甚到此討戰，必有緣故。」就命岳雲：「你出去，須要見機而行。」

岳雲答應一聲：「得令！」上馬提錘，直至陣前觀看。一眼看去，但見那員苗將，頭有篋斗大，臉如黑漆，眼環口闊；頭上戴著烏金蓮子箍，左右插著兩根雉雞尾，身上披著烏金鎧甲，坐下一匹高頭黑馬，手使兩柄篋斗大的鐵錘，年紀不多，祇好□六七歲。再看到旗門下這個人，身長丈二，形容古怪，相貌稀奇，紅鬚赤髮，壓住陣腳。

黑蠻龍大喝一聲：「來將何人？留下名來！」公子道：「苗蠻坐穩了，不要聽了跌下馬來！我乃武昌開國公太子少保統屬文武兵馬大元帥岳大公子岳雲的便是。你這苗將緣何到此？亦留下名來！」黑蠻龍道：「小王爺乃是雲南化外國總領李大王的外甥黑蠻龍的便是。因你宋朝久不來封王，故來幫助金國，來奪你天下。不道那兀朮也不是個好人，今欲回去。聞得你這個蠻子有些本領，故來與你比比武藝，且上來試試我的錘看！」說罷，就當的一錘打來，岳雲把左手中這爛銀錘架開，右手一錘打去。兩個錘來錘往，錘去錘迎。舉起猶如日月當空，打下好如寒星墜地。真個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。戰到百□個回合，不分勝負。岳雲想道：「這個苗蠻果然好本事！我且引他到荒僻之處，問他個緣故，勸他歸順，豈不為美？」便回馬就走，大叫：「苗蠻，你敢來追我麼？看我的回馬錘厲害。」黑蠻龍道：「怕你什麼回馬錘，偏要追你！」

饒你走上焰魔天，足下騰雲須趕上。

兩個緊趕緊走，慢趕慢行。將到鳳凰山一帶茂林深處，岳雲回轉馬頭，叫一聲：「小蠻王，且慢動手！我有一句話與你相商。」黑蠻龍道：「卻不是你輸了，有什麼話講？」岳雲道：「我與你戰了這半日，祇抵得對手，難道真個是怕了你？況我爹爹帳下雄兵猛將不少，金兵六七□萬尚不能搶我中原，你的令舅乃是雲南總領，應該發兵來相助我朝纔是，因何反來與我作對？倘然你殺了我，也佔不得我宋朝的江山；我殺了你，白白的送了性命，也不見得凌煙閣上標名。故引你到此，就是這句話。請你想想看，何苦做甚冤家？」黑蠻龍道：「你既知我舅父是雲南總領，為何這數年不來封王？」岳雲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小蠻王你有所不知，這數年來國事艱難，二聖被陷金邦。幸得今上泥馬渡過夾江，又遭兀朮屢犯中原，應接不暇，那有工夫到南地來封王？久仰小苗王乃世間之豪傑，今幸相逢，意欲結拜為友。待等恢復中原，我爹爹奏聞聖上，來封令舅的王位，決不食言！未知小苗王意下如何？」黑蠻龍道：「俺也聞得小將軍的英名，如今看起來，果然不虛。今得識荆，三生有幸！蒙許結拜，祇恐高攀不起。」岳公子道：「大丈夫意氣相投，遂成莫逆，何出此言？」二人遂各下馬，撮土為香，對天立誓，結拜為友，岳雲年長為兄。黑蠻龍道：「大哥且請回營，待小弟與家母舅說明，再來候見老伯。」二人上馬同行。到了陣前，岳雲收兵回營，來見父親繳令。將與黑蠻龍結拜的事說了一遍，岳爺大喜。

卻說李述甫見外甥與岳雲同歸本營而別，來問黑蠻龍道：「你與岳雲比武，勝敗如何？」黑蠻龍下馬，將前事細細稟明。李述甫聽了，心中大喜，遂與黑蠻龍一同，來到宋營前。傳宣飛報進帳道：「啟主帥爺，今有雲南李大王同了小王爺在外候見元帥。」元帥傳今大開營門，帶領大小眾將，一齊出來迎接。

接至帳中，見禮已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岳雲過來見了大王李述甫，黑蠻龍亦過來見了各位元帥。張、韓、劉、岳四元帥齊道：「久仰大王英名灌耳，敢不欽敬！」李述甫道：「久聞四位元帥再整宋室江山，真乃擎天玉柱，架海金梁，敢不賓服！」

元帥吩咐軍中治酒相待，一面傳令犒賞雲南軍卒。岳爺對李述甫道：「大王且請回國。目下金邦兀朮屢犯中原，如此猖獗，尚未平服，恐關外苗蠻乘機而入，甚為不便。須得大王鎮治，方保無虞。待本帥平了金邦，迎了二聖還朝，那時奏明聖上，本帥親到雲南封大王的王位便了。」李述甫大喜道：「遵教了。」當日酒散，各自回歸本營。那岳雲留黑蠻龍敘談了一夜。

次日早上，李述甫來辭別元帥。岳爺吩咐整備糧草等物相送，各將官俱來送李述甫起行。惟岳雲與黑蠻龍有戀戀不捨之意。黑蠻龍道：「哥哥千萬同了老伯來到雲南走走！」岳雲道：「為兄的必要來探望賢弟的！」兩人灑淚而別。李述甫同了黑蠻龍領了苗兵，自回化外國而去。

過了□餘日，岳元帥暗想：「今已半月有餘，金營不見動靜，不知排的甚麼陣，這等煩難？」等到晚上，悄悄帶了張保出營，來到鳳凰山邊茂林深處，盤上一株大樹頂上偷看金營。

果有百□萬人馬，詐言二百萬，擺著兩條「長蛇陣」，頭並頭，尾搭尾，所以名叫「金龍紋尾陣」。元帥正看了之間，祇聽得弓弦響，連忙回轉頭來看時，肩膀上早中了一箭，岳爺大叫一聲。那放箭的暗想：「這遭報了仇了。」竟是悄悄的去。這裡張保聽見元帥大叫，忙把索子放下，拔出箭頭，扯下一幅戰袍包好了膀子，將岳爺負在背上。定了一定神，元帥輕輕叫道：「張保，扶我上馬回營罷！」張保便扶岳爺上了馬，慢慢的回至本營。張保扶岳爺至後帳坐定，元帥即將以前牛皋存下的一顆丸藥服了，霎時箭瘡平復。又叫張保：「你悄悄去喚戚方來。」張保領命來喚戚方。戚方好像有個吊桶在心頭，一上一下不住的打，又不敢不來。祇得同了張保來至後帳，叩頭道：「元帥喚末將有何使令？」岳元帥道：「戚方！人非草木，豈無分曉！我因兵下洞庭的時節，你違了我的軍令，故將你責了幾下。你竟欲把本帥射死，若無牛皋救我性命，今已休矣！你竟不想若非本帥恩義待人，怎能得王佐斷臂？不要說他別的功勞了，祇講他前日報『鐵浮陀』之信，使我等鳳凰山避兵，幸得救了三軍之命。況且我是主帥，就屈打了你幾下，有何大仇？你今日又射本帥一箭，幸喜天不絕我，你如此狠心，豈不送了宋朝天下！我如今喚你到來，與你一封書信，連夜往臨安去，投在後軍都督張俊那邊去尋個出身罷，若到了天明，恐眾將不服，就難活命了！」戚方無言可答，接了書，叩頭謝恩出帳。上馬回營，取了些金帛。

戚方上馬出營來，恰好劈面撞著牛皋。牛皋道：「是誰？」戚方道：「是我。」牛皋道：「半夜三更，你往何處去？」戚方道：「奉元帥之命，令我去投奔後軍都督張老爺，故爾出營。將軍若不信，現有元帥書信在此？」牛皋想道：「方纔見他出營去，又見他回營。不多時，又見元帥伏在馬上，張保扶著。必定這斷又做出什麼事來了。若叫他去投了奸臣，越發不妙了。」便喝道：

「果是奉元帥之令，也該青天白日，怎麼夜裡私逃？必有情弊！且同我去見了元帥，方放你去。」戚方道：「元帥命我速去，勿待天明，你如何阻我？」牛皋道：「胡說！」就一鎗打來，戚方不曾提防，早被牛皋打得腦髓直流，跌下馬來！牛皋將他身上金銀並那一封書搜出，取了首級，進帳來見元帥。

元帥見了，說一聲：「是本帥忘了，不曾記得今夜是賢弟巡夜。被你打死了，也是他的命不該活。」牛皋道：「元帥為著何事，叫他去投奸臣？」岳爺便把放箭之事說了一遍。牛皋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打死他原不差！」遂辭了元帥，仍去巡夜。當晚亦不提。

明日，元帥昇帳，聚集眾將，把戚方之事說了一遍，眾皆大驚！又有軍士來報：「羅綱同郝先逃走了。」岳爺道：「他見戚方身死，自然立腳不住。由他自去，不必追他。」吩咐將戚方首級，號令軍前一日，取來合在屍首上埋葬，不提。

再說金營哈迷蚩陣已擺完，來稟兀兀。兀兀大喜，即差人來下戰書。岳元帥約定來日決戰。一面請各位元帥齊到中軍商議。那四位元帥各處人馬，合來共有六萬。岳元帥同張元帥帶領人馬，打左邊的「長蛇陣」。韓元帥合劉元帥領兵去打右邊的「長蛇陣」。命岳雲、嚴成方、何元慶、余化龍、羅延慶、伍尚志、陸文龍、鄭懷、張奎、張憲、張立、張用，從中殺來，準備停當。

到了次日，三個轟天火炮，中間這六柄錘，六條槍，一枚銀剪戟，三條銅鐵棍，衝進陣來。撞著錘，變為肉餅；挨著棍，馬仰人翻。金營將臺上一聲號炮，左右營陣腳走動，方纔圍裏攏來。岳元帥已從左邊殺入，舉起灑泉槍亂挑。馬前張保，掄動鎖鐵棒，馬後王橫，舞著熟銅棍，好似天神出世。後邊牛皋、吉青、施全、張顯、王貴等眾英雄，一齊殺入陣來。右邊韓元帥手舞長槍，左手大公子，右手二公子，後邊蘇勝、蘇德等眾將一齊殺進。

金營將臺上又是一聲號炮，四面八方團團圍裏攏來。那「金龍陣」，原是兩條「長蛇陣」化出來的，頭尾各有照應，猶如兩個剪刀股形一般，一層一層圍攏來。殺了一層，又是一層，都是番兵番將，殺不散，打不開。這四位元帥、大小將官，俱在陣中狠殺。真個是：殺得天昏地黑，日色無光，好生厲害！但見：

征雲陣陣迷三界，殺氣騰騰閉九霄。大開兵，江翻海攪；衝隊伍，地動山搖。又把槍刀宣花斧，當頭砍去；鏘錘劍戟狼牙棒，劈面飛來。強弓硬弩，逢者便死；單鞭雙鋼，遇者身亡。紅旗耀日，人皆喪膽；白刃爭光，鬼亦消形！

正是：

慘淡陣雲橫，悲涼鼓角聲。殺人如草芥，破陣掃金營。

卻說那四位元帥同眾將正在陣中廝殺，陣外忽然來了三個少年英雄。原來那金門鎮的先行官狄雷，自從遇見岳元帥之後，每每要想去投奔，在他麾下立功，卻無門可入。那日聞得兀兀又犯中原，與岳爺在朱仙鎮上交兵，便心下暗想道：「我此時不去立功，更待何時？」遂披掛停當，拿了兩柄銀錘，跨上青鬃馬，飛奔往朱仙鎮而來，在路非止一日，到了朱仙鎮，方知岳元帥殺了一日一夜，尚未出來。

正要打點殺進陣去，但見正南上一個少年英雄飛馬而來。狄雷定睛一看，那位小將不上二三十歲年紀，騎著一匹紅鬃馬，使著一杆槓金槍。狄雷就迎上一步問道：「將軍尊姓大名？到此何幹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可樊成，乃是岳元帥麾下統制官孟邦傑的妻舅。今聞得金兵在此與岳元帥交戰，特地到此助他一臂之力。請問將軍尊姓大名？因何問及小可？」狄雷道：「我乃金門鎮先行官便是，姓狄名雷。因昔日岳元帥追殺金兵，小將一時誤認，冒犯了元帥，懼罪潛逃。今因兀兀又犯中原，故此欲來立功贖罪。」樊成道：「既如此，我二人就殺入陣去助戰，何如？」狄雷道：「雖然說得是，但是番兵重重迭迭如此之多，不知岳元帥在何處，我們從那一方殺入方好？」兩個正在商議，祇見前面一位將官飛馬而來。二人抬頭看時，祇見那人生得面如重棗，丹鳳眼，臥蠶眉；坐下黃驃馬，橫提青龍偃月刀，年紀不上三十。樊、狄二人催馬上前來問道：「將軍且住馬！前有金兵阻路，要往何處去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姓關名鈴，曾與岳元帥的公子八拜為交。聞得兀兀與元帥交兵，故此特來幫助殺賊！請問二位尊姓大名？」樊成、狄雷各通了姓名，將前來助陣之事大家說了一遍。關鈴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我們一同殺入陣去便了。」樊成道：「我二人本欲殺入陣去，因見番兵甚多，不知排的何陣，從那一頭殺入方好，故爾在此商議。」關鈴道：「二位仁兄，自古大丈夫堂堂正正，既來助陣，不管他甚麼陣，我們祇從正中間殺入去，怕他甚麼！」二人大喜，叫聲：「好！」就一齊拍馬，望著正中間，殺將進去。

錘打槍挑刀砍去，人頭滾滾肉為泥。

番兵那裡招架得住，慌忙報上將臺道：「啟上狼主，有三個小南蠻殺入陣中，十分驍勇，眾平章俱不能抵敵，殺進中心來了。」其時兀兀正坐在將臺上看軍師指揮布陣，聽了此報，便把號旗交與哈迷蚩，自己提斧下臺，跨馬迎上來，正遇見關鈴等三人。

兀兀大喝一聲：「呔！小南蠻是何等之人，擅敢衝入某家的陣內來？」關鈴喝道：「我乃梁山泊大刀關勝爺爺的公子關鈴便是！你是何人？說明了好記我的頭功。」兀兀看見關鈴年紀幼小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心中十分喜愛，便叫：「小南蠻，某家乃是大金邦昌平王兀兀四太子是也。我看你小小年紀，何苦斷送在此地！若肯歸順，某家封你一個王位，永享富貴，有何不美？」關鈴聽了笑道：「噢！原來你就是兀兀！也是我小爺的時運好，出門就撞見個寶貨。快拿頭來，送我去做見面禮！」兀兀大怒，罵一聲：「不中抬舉的小畜生！看某家的斧罷！」遂掄動金雀斧，當頭砍來。關鈴舉起青龍偃月刀，撥開斧，劈面交加。兩人戰了餘合。惱了狄雷、樊成，一杆槍，兩柄錘，一齊上前助戰。兀兀那裡敵得住這三個出林乳虎，直殺得兩肩酸麻，渾身流汗，祇得轉馬敗走。又恐他們衝動陣勢，反自繞陣而走。因是兀兀在前，眾兵不好阻擋，那三人在後追趕，反把那「金龍陣」衝得七零八落。

那陣內四位元帥見陣腳散亂，就指揮眾將四處追殺。關鈴正殺得熱鬧，看見了岳雲，便高聲大叫：「岳大哥！小弟在此。」岳雲見是關鈴，好不歡喜，便道：「賢弟來得好！快些幫我殺盡了這些番兵，同你去見爹爹。」那樊成舞動這杆槓金槍，一槍一個，正殺得高興，正撞著孟邦傑，叫聲：「姊夫，我來也！」孟邦傑見了，大喜道：「小舅來得甚好！快立些功，好見元帥報功。」那狄雷殺進番營中，正遇見岳爺，便高叫：「元帥，小將狄雷在金門鎮上誤犯虎駕，今日特來投在元帥麾下效勞！」岳爺道：「將軍與國家出力，殺退了金兵，報功受職！」狄雷得令，抖擻精神，去打番兵。當時劉琦對岳爺道：「元帥少陪了。」竟帶領本部人馬，匆匆的殺出陣去了，連岳爺也不知其故。

且再說岳公子銀錘擺動，嚴成方金錘使開，何元慶鐵錘飛舞，狄雷雙錘並舉，一起一落，金光閃爍，寒氣繽紛！這就叫做「八錘大鬧朱仙鎮」。殺得那些金兵屍如山積，血若川流，好生厲害！但見：

殺氣騰騰萬里長，旌旗密密透寒光。雄師手仗三環劍，虎將鞍橫丈八槍。軍浩浩，士堂堂，鑼鳴鼓響猛如狼。刀槍閃爍迷天日，戈戟紛紛傲雪霜。狼煙火炮哄天響，利矢強弓風雨狂。

直殺得：

滔滔流血溝渠滿，迭迭屍骸積路旁。

祇一陣，殺得那兀兀大敗虧輸，往下敗走。眾營頭立腳不住，一齊棄寨而逃，亂亂竄竄，敗走二三十里，追兵漸遠。不道前隊敗兵發起喊來，卻原來是劉琦元帥抄著小路到此，將樹木釘樁，阻住去路，兩邊埋伏弓弩手。一聲梆子響，箭如飛蝗一般的射來。兀兀傳令轉望左邊路上逃走，又走了一二百里，前軍又發起喊來。兀兀查問為何，小番稟道：「前面乃是金牛嶺，山峰巉削，石壁危巖。單身尚且要攀藤葛，方能上去，何況這些人馬，如何過得？」

兀兀下馬走上前一看，果然危險，不能過去。欲待要再尋別路，又聽得後邊喊聲震耳，追兵漸近，弄得進退兩難，心中一想：「某家統領大兵六萬餘萬，想奪中原。今日兵敗將亡，有何面目見眾將！死於此地罷休！」遂大叫一聲：「罷！罷！罷！此乃天亡某家也！」遂擦衣望著石壁上一頭撞去。但聽得震天價一聲響，兀兀倒於地下。正是：身如五鼓衝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盡燈。畢竟不知兀兀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